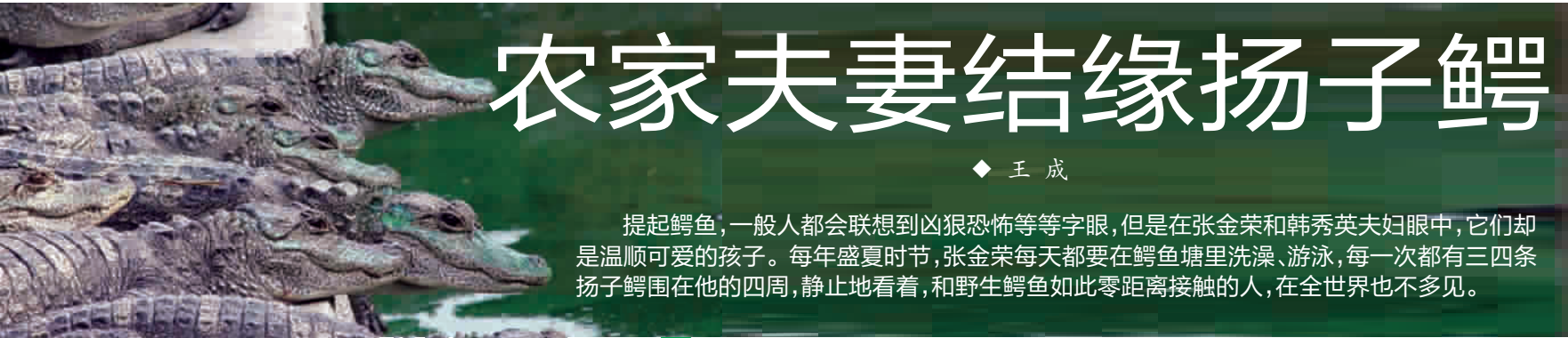


B18 越洋母女
 B19 上海老记者古猗园摄影展作品选登

家庭周刊

本报副刊部主编 | 第 471 期 | 2013 年 8 月 2 日 星期五 责编: 吴南瑶 视觉: 叶 聆

B20 魔法妈妈
与女儿一起玩出新意



◆ 王 成

提起鳄鱼, 一般人都会联想到凶狠恐怖等等字眼, 但是在张金荣和韩秀英夫妇眼中, 它们却是温顺可爱的孩子。每年盛夏时节, 张金荣每天都要在鳄鱼塘里洗澡、游泳, 每一次都有三四条扬子鳄围在他的四周, 静止地看着, 和野生鳄鱼如此零距离接触的人, 在全世界也不多见。

1 人鳄结缘纯属偶然

安徽省南陵县长乐村, 是张金荣老人和老伴韩秀英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地方。家里的耕地早就已经交给儿子女儿耕种了, 老两口为了图个清静, 索性搬到了一片水潭前住下, 并且在水潭边儿围起了一小块儿地。而正是这片不起眼的水潭, 成就了野生鳄鱼和两位老人的一段特殊缘分。

平日里, 老两口就在这一小块儿地上种种树草, 挖挖野菜, 或是绕着水潭边散散步。日子倒也过得平静安逸。然而 30 多年前的一天, 他家后院的水潭里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一条扬子鳄, 这让张金荣老人心里十分不舒服, 在老人的印象中, 鳄鱼所代表的形象一直都是冷酷, 凶残, 富有攻击性的。不久后的一天, 那条扬子鳄果然做了一件坏事, 把张金荣家里养的鸭子给吃了。

在那个年代, 鳄鱼和人类相处得并不十分友好。扬子鳄平时以鱼、蛙、蚌等为食, 而长江沿岸的居民多是渔民。渔民养的鱼苗正好成了扬子鳄充足的食物保障。另外, 扬子鳄冬天要打洞, 进入地下冬眠, 这样一来农民的耕地经常被扬子鳄的洞弄得千疮百孔。于是, 原本应该是井水不犯河水的人类与扬子鳄成了仇敌, 人与鳄的生存空间之战就此展开。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 当地人为了消灭水塘里的钉螺, 预防血吸虫病, 每年都定期向稻田里喷洒灭螺药水, 这种做法造成了大量野生扬子鳄因误食毒水而死亡。

生存环境的不断缩小, 与人类关系的不断恶化, 使得扬子鳄的数量急速减少。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 扬子鳄的分布区更缩小到了安徽省南部, 以及邻近的浙江省的一小片区域。野生种群数量仅为 300 到 500 余条。此时, 一位美国学者提出, 照此速度发展下去, 不出 10 年, 扬子鳄这一物种将从地球上永远消失。

那些天, 南陵林业局恰好在村子里宣传有关扬子鳄的保护条例, 张金荣这时才得知: 扬子鳄和恐龙同生代, 是研究和揭示自然奥秘的活化石, 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啊! 现在它已是濒临灭绝的国宝! 张金荣虽不懂什么“活化石”, 却已知道了它是国家的宝贝! 这位朴实的农家汉子顿时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和内疚中: 以前自己和村里的其他人一样, 曾打过大鳄, 还钓过小鳄喂鸭。“这个工作是尽义务, 没一分钱报酬的。”林业局同志话音刚落, 张金荣立即说: “谁图这个呀? 你们没来, 我就在这棚中住下看护了。”林业局当即决定聘请张金荣担任义务护鳄员。

这年初夏, 由于近一个月没怎么下雨, 水潭的水减少了许多。也许是水潭里的食物越来越不好找了, 那条扬子鳄竟然游到了张金荣家的后门, 并且长时间在那里徘徊着不肯离去。老人觉得不管怎样, 鳄鱼住在自家的后院就是一种缘分。从这以后, 只要厨房里还剩点零星碎肉, 老人就会到后院喊上那条不认识的鳄鱼。而那条鳄鱼呢, 有时真的会游过来, 吃下老人喂食的东西。扬子鳄的这种举动让张金荣觉得很新奇, 通过观察, 他发现外表凶恶的扬子鳄其实跟一般的小动物没什么两样, 他和老伴还尝试着找些小鱼或河蚌丢给扬子鳄吃。这种友好的举动让他们和扬子鳄逐渐亲近起来。

时间一长, 老人还总结出了一套喂食的时间表, 每年的五、六、七三个月, 鳄鱼的食量比较大, 几乎每次老人呼唤, 它都会游出来大快朵颐一番。过了这 3 个月, 扬子鳄出现的次数就会明显减少, 进入冬天就完全失去踪影。到了第 2 年春天, 才会露面。掌握了这个规律, 老人的喂食变得容易多了。

日子久了, 那条鳄鱼俨然成了老人家中的一员, 不管在池塘的哪个角落, 只要老人一召唤, 它便不客气地游过来饱餐一顿。张金荣老人觉得这条扬子鳄是很有灵性的动物, 为了方便每次召唤鳄鱼, 老人琢磨着应该给它起个名字。扬子鳄背后有鳍, 浑身鳞甲, 头尾很像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龙, 老百姓很久以前就把扬子鳄唤做土龙。依照这个灵感, 老人给这条扬子鳄取了个名叫张龙。

看来这条鳄鱼对这个气派的名字很满意, 老人一叫它马上就会游过来。天长日久, 扬子鳄居然能熟悉张金荣夫妇的声音。他们在塘埂上说话, 扬子鳄会把头从洞穴中伸出, 睁着眼睛看着。夫妇俩若是一天看不到扬子鳄, 心里就空荡荡的。人鳄情深, 此后不用训练, 扬子鳄外出捕食、晚上回来时都要吼两声打招呼, 好让老两口放心。要是同时出去, 它们就一道打招呼, 听得老两口心花怒放。

夏日晚上, 扬子鳄活动频繁, 张金荣和老伴前后半夜轮流睡觉, 打手电巡逻防止国宝们被偷盗。杨树塘地势低洼四



3

上世纪 80 年代, 国外有人断言: “中国没有野生扬子鳄。因为中国人环保意识差, 爱吃野生动物。”1999 年 8 月, 世界野生动物保护基金会美籍鳄类专家约翰·森布亚那松博士一行来杨树塘核实中国有无野生扬子鳄。他仔细查看辨别了扬子鳄的全身, 确认为野生的后, 十分高兴。夜晚, 约翰一行再次来到墩上, 张金荣夫妇将扬子鳄唤上来后, 夫妇俩走到哪里, 扬子鳄们就不避周围生人跟到哪里, 眼睛在灯光的照耀下雪亮如炬。人鳄如此亲密和谐, 惊得约翰一行目瞪口呆, 纷纷抢拍这难得的镜头。“中国有野生扬子鳄, 它们在一户农家的池塘里!”

扬子鳄外表丑陋, 却极富爱心。它们从不互相争抢食物, 大的总是把本塘里的鱼虾、螺蛳省给小的吃, 自己则到外面去捕食, 有时要到几里外的河塘去捕。这下可苦坏了张金荣夫妇, 他们要及时循着印痕去追寻, 直到追回为止。有一次, 塘中最大的那条鳄掉进了深粪窖里无法上来,

说起来不是奇闻

周全是农田, 村民们喷洒农药时, 张金荣总要请村民们仔细筑牢田埂, 以防止有毒田水渗透塘中。长乐村一带有钉螺, 扬子鳄就怕钉螺咬。每年灭螺时节, 夫妻俩都要花一周时间, 把塘周围的涵洞堵得严严实实, 不让一滴药水渗入。张金荣还往扬子鳄活动区方圆 500 米内的 3 个池塘, 放养了数千条草鱼、鲢鱼、鳊花, 供扬子鳄猎食。

在张金荣精心照料下, 扬子鳄种群繁殖数量增加。2 米多长的张龙, 食欲旺盛, 一次得吃 6 块鸡肉才吃饱。要知道, 当时保护区给他的报酬, 一年才几百元。他把每年的农业收入和兼职的一份养路工的收入, 再添上儿女们孝敬给他的钱, 大部分都拿去买了新鲜的鸡鱼, 喂鳄鱼了。对此, 儿女们颇有微词。张金荣却说: “人活着就得有责任, 我能为国家做点微薄奉献, 感到无上光荣。”

1985 年, 南陵林业局实施野生扬子鳄的放养计划, 把“张龙”在尾部烫上印记后送到了 40 公里外的植林扬子鳄保护站放养。刚送去的那阵子, 张金荣心里想得

◀ 和野生鳄鱼如此零距离接触的人, 在全世界也不多见

▶ 热心人前来看望张金荣夫妇俩



终身护鳄不言悔

“咚咚”直叫唤。张金荣发现后, 不顾恶臭, 跳进了齐脖深的粪中,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把它救了上来。每年 6 月是扬子鳄的发情期, 这期间扬子鳄会四处跑, 呼朋引伴的吼叫声如雷贯耳, 极易暴露目标。因此, 哪里有声音, 他俩便赶到哪里, 以防扬子鳄被盗杀……

有一年, 张金荣在杨树塘小岛上清理枯树枝时, 发现了一窝鳄鱼蛋, 这是他多年来头一次见到鳄鱼蛋。张金荣十分惊喜, 小心翼翼地清理这些蛋。他判断, 11 个碎裂蛋壳, 是小扬子鳄已经孵化出来爬走了; 而另外 11 个完整的鳄鱼蛋, 估计是因多种原因没有孵化成功。张金荣捡到鳄鱼蛋的消息传开后, 两名外地人来到张家, 欲以每枚 1000 元的价格收购, 被张金荣回绝了。

过了半个月, 又有几个外地人来到小屋, 愿以每寸 500 元的价格买两条鳄鱼。面对巨大的诱惑, 张金荣摇了摇头, 来人以为他嫌价格低, 继续开价, 最后竟开到了 1200 元一寸。按照这个价格计算, 一条

似猫抓, 常常望着水塘发呆, 喂食时仍不忘为它准备一份。有时在梦中, 他还“张龙, 张龙”地喊个不停。3 年后的一个深夜, “咚! 咚! 咚!” 一阵洪亮的叫声将张金荣从熟睡中惊醒, 他认真分辨后, 高兴得直拍手掌对妻子说: “大龙回来了! 我家的大龙回来了!” 第二天天刚亮, 他就早早来到塘边, 对着静静的水面高喊: “张龙! 张龙!” 不一会儿, “张龙”果真浮出水面, 快速向他游来。他激动得热泪盈眶, 韩秀英看到这动人的一幕, 直抹眼泪。

“大龙不忘恩负义, 我们没有白养它!” 但为了配合实施野生放养计划, 他俩只好再次忍痛割爱, 将“张龙”烫上印记再次送到植林扬子鳄保护站。不料 4 年后, 它又回来了。第 3 次又送去, 时隔 5 年, 它又出现在杨树塘中。此时的“张龙”已经又长了 0.24 米, 张金荣抚摸着它, 泪如泉涌: “大龙、大龙, 你真有良心、通人性!” 下次再也不送你了!” 但为了实施野生扬子鳄的放养计划, 次年他俩还是顾全大局, 忍痛割爱, 把“张龙”送到了宣城扬子鳄国家自然保护中心去了。这第 4 次送走后, 那只非常通人性的鳄鱼, 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两米长的鳄鱼价值近 10 万元。张金荣没想到他的宝贝们这么值钱, 但他还是警告来人: “扬子鳄是国宝, 买卖它是犯法的事儿, 我不能知法犯法, 你们快走吧!”

张金荣夫妇俩的日子过得十分艰苦, 塘边的一亩多责任田和三分菜地, 是生活的全部依靠。老人有四个儿子, 有的在家务农, 有的外出打工, 四个小家庭都建有楼房, 日子都过得红红火火。儿媳们对老人都颇为孝顺, 尽管儿媳们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催请老人和他们一起居住, 但二老就是不答应, 始终不肯离开杨树塘半步。在老人的心里, 塘就是他们的家, 小屋就是他们的终身居住之所。老人有开心的理由: 他们所在的保护点目前是最为知名的保护点, 也是野生扬子鳄数量最多的保护点之一, 共有 26 只。最新的野外调查结果也显示, 中国现存野生扬子鳄仅 152 条, 数量首次出现少量回升。

张金荣知道自己年龄大了, 自己早晚要和老伴搬回去跟儿女们一起住。但张龙呢? 张金荣退休之后谁来照看它, 它能否习惯没有老人做伴的日子呢?